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sliver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粤氛纪事

卷之二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粤氛纪事

夏燮◎著

欧阳跃峰◎点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氛纪事/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8.2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959 - 5

I. 粤… II. ①夏…②欧… III. 太平天国革命 - 史料  
IV. K2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782 号

---

书 名 粤氛纪事  
著 者 夏 燮  
点 校 者 欧阳跃峰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7}{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959 - 5  
定 价 29.00 元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 整理说明

《粤氛纪事》原刊本仅署“谢山居士辑”，卷首平昌管雅廷宣统二年(1910)手书识语说：“兹阅《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内，先生讳燮，字季理，一字谦甫。谢山，著所地；居士，其自号也。”另据蒋元卿《皖人书录》载：夏燮“字谦父，一字谦父，别号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道光辛巳(1821)举人，由青阳教谕改江西宜黄知县。承父学，与兄炘、炯、燠，互相师友，慕全祖望史学，别号谢山居士”。基本可以肯定该书作者就是夏燮。

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间，夏燮先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后供职于江西，在公务繁忙之余，还续写了《中西纪事》一书的后八卷，显然没有时间再撰写另一部长篇著作，《粤氛纪事》的写作年代应该在同治四年至八年之间。

《粤氛纪事》主要记载了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斗争，记事时限自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拜上帝会在广西的活动始，至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1860年6月2日)太

平军攻占苏州时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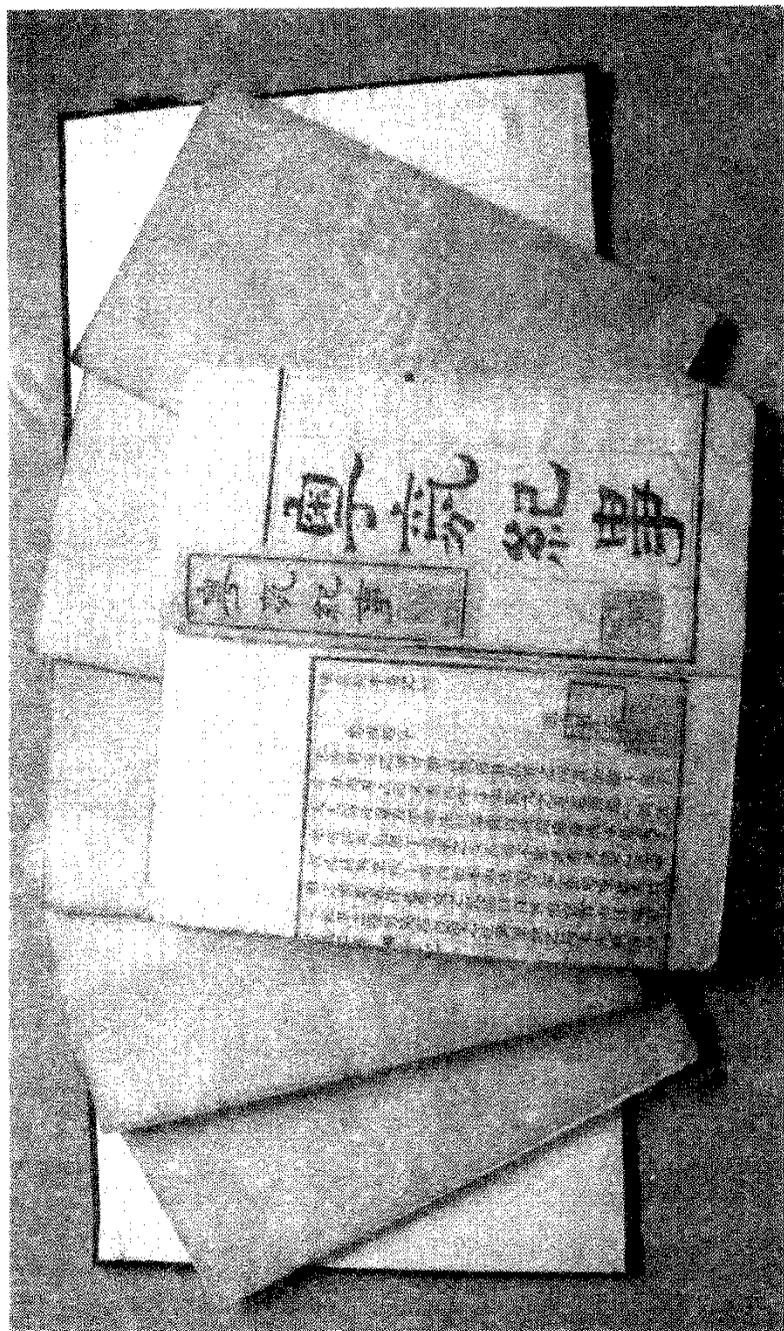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夏燮先后署理过江西安仁县(今余江县)、鄱阳县(今波阳县)知县,并曾督率地方团练武装在皖赣交界的石门一带对抗太平军。后来,他又历经太平军活动区域,沿途采访,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夏燮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至具有当事人身份,该书的可信度是极高的。书中许多记载都是在官方档案中很难见到的,因而该书的史料价值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清方档案之上,大部分记载均足以补官书之阙、纠史乘之失。

《粤氛纪事》全书按太平军活动的省区分为 13 卷,每卷基本上包括综论、叙事、阵亡或“殉难”官绅名录三个部分,亦有少数卷尾又复加以余论者。记事内容偏重于清朝统治阶级一方,对太平军活动的记载尚占有一定篇幅,同时兼及捻军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广西天地会、湖南征义堂等秘密结社的活动,但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组织、典章制度、政策法令则无只字涉及。书中对于贪官污吏“掊克虐民”、地方官员“养痍讳疾”、清朝军队武备废弛、营伍涣散等腐败现象,两江总督陆建瀛置沿江防务于不顾、清军将帅对九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等战略失误,清军将帅临阵脱逃、畏葸不前、巧于趋避等贪生怕死的丑态,钦差大臣李星沅与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大臣徐广缙与湖南提督向荣、以及江南大营诸帅之间的矛盾都有比较真实的记载,而这些恰恰是封建统治

阶级讳莫如深、在官方档案中很难见到的,也可以说是《粤氛纪事》一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粤氛纪事》原刊本题签之下印有长方形篆文图章一枚,文曰“行年七十而老斲轮”。据《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载:夏燮生于嘉庆五年(1800)八月,至同治八年(1869)而“行年七十”,《粤氛纪事》应刊行于是年。该书卷末所载作者付刻时的题识,标明的时间也是“同治八年正月”。管雅廷识语称,“稽考印记,七十之年系为同治庚午九年之刊行也”,显然是错算了一年。

本书根据同治八年线装刻印本整理。



《粵氛紀事》清同治八年刊本

此書並未列留著者之名以所州居址殊庸疑至其標謝山居士實  
 維禮者而費疑精耳昔周 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寧縣知縣常至夏公  
 碑德錫內先生澤雙字季理一字謙甫謝山著所地居士其目辨也  
 又查此書題簽下有篆文曰行年七十而老斷翰八字長方周章  
 一方按其板內而載先生年壽慶庚申八月廿日卒于光緒乙亥秋七  
 月廿數其享年七十有二歲未知是否著此紀事之謝山居士也故據批  
 志以候稽覈居士以隆正果即夏公籍者即記七十七年保為  
 宣統二年歲在庚戌二月下游清明日之致書高督以明相繼至今

宣統二年歲在庚戌二月下游清明日之致書高督以明相繼至今

《粵氛紀事》卷首管雅廷手书识语

# 目 录

## 整理说明

管雅廷识语 .....	1
卷一 粤西起事 .....	2
卷二 两楚被兵 .....	35
卷三 浔皖失援 .....	55
卷四 长江挺险 .....	67
卷五 北路奏肤 .....	91
卷六 西江反噬 .....	117
卷七 全楚扫氛 .....	134
卷八 江北阻淮 .....	173
卷九 皖南逾岭 .....	223
卷十 江右连兵 .....	258
卷十一 七闽用兵 .....	322

卷十二 两浙致寇 .....	334
卷十三 东门无限 .....	352
附录 夏燮《粤氛纪事》的史料价值 .....	381

## 管雅廷识语

此书并未刊留著者之名氏府州居址，殊属缺然。只标“谢山居士”，实难稽考而费疑猜耳。兹阅《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内，先生讳燮，字季理，一字谦甫。谢山，著所地；居士，其自号也。又查此书题签之下有篆文曰“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八字长方图章一方，按其铭内所载，先生生于嘉庆庚申八月廿八日，卒于光绪乙亥秋七月卅，考其享年七十有六岁，未知是否著此《纪事》之谢山居士也。故姑批志以俟博览君子之证焉尔。果即夏公，稽考印记，七十之年系为同治庚午九年之刊行也。

宣统二年岁在庚戌二月下泮清明日三鼓

平昌管氏味桐草堂主人识于听雨斋中

## 卷一 粵西起事

呜呼！粵西之祸可胜言哉！当其伏莽之初，实胚胎于庚子、辛丑夷事之后，又乘丙午、丁未阳九之厄运而起，一时士大夫当外寇方平，辄玩视草窃，以为此癣疥疾，不足忧。于是，厝薪所积，狃于处堂之安；滥觞不塞，遂有决防之患。论者徒见其弃疾于粵西，而不知其阶乱之在粵东也。

方琦相之羈縻义律也，粵东之民谣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创之，遂兴团练之局。未几，闻抚事定，积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变。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语详《中西纪事》中，于是粵东之民又谣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粵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

伊相任广州将军以忧死，粵抚黄恩彤论劾罢归，而耆相为督臣亦惴惴不自保，乃谋于首揆，得旨内召。适徐制使广缙、叶抚军名琛先后莅粵，粵民乃拥戴以翻抚议之局，遂以己酉创夷人于省河捷告，成庙始悟前此诸臣欺君误国，特加二

臣封爵以愧厉之。盖圣明用意之深厚也。然粤东之民所以玉成制、抚而跻之富贵者，盖已阴受其胁制，而焦头烂额之俦悉为上客矣。

两粤为梟贩、海盗、会匪之所聚，自琦相入粤主抚，尽撤沿海防卫，渔船、渔户无所资以自贍，遂有艇匪名目。而粤省自近年来盗昼入人家，劫财物，杀事主，州县莫敢谁何，辄改窃买抵，以图规脱处分。于是，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肆其劫掠，浸寻至于拒捕、戕官。绅民家受其害，赴诉入都。大府亦养痍无及，始以上闻。

维时，上授钺于林文忠，而文忠薨于途；择将得张提军，而提军薨于军。于是，贼见大星两陨，自谓徼天之幸，因而东西交界之区，肆其豕突。

叠奉上谕：不可使两省匪徒合而为一，遇有防剿，断不能分而为二。庙算指踪，动合机宜，惜会剿之师自斋、左二将由广宁穷追数百里，卒之里松一蹶，全军覆亡，其后遂以为戒。于是，贼避坚而攻瑕，我备左而寡右，浸浸乎以西为壑矣。悍贼聚于桂平，自陈亚溃授首后，金田七逆遂谋抗拒大兵，攻扰州县。

时则李文恭公以病躯受侯官之代<sup>①</sup>，固已食少事烦，日不暇给；而周文忠年逾伏波<sup>②</sup>，坐镇专圻，毅然以杀贼共誓。然

① 李星沅死后谥号“文恭”；林则徐籍贯福建侯官，在李星沅之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道光三十年十月中途病死于潮州。

② 周天爵死后谥号“文忠”，时年 79 岁；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63 岁病死军中。

二帅亦卒不相能，故上欲以中枢监其军，而戒其不得各持意见，致失事机。

迨湘阴<sup>①</sup>尽瘁死，而东阿<sup>②</sup>亦以无功召回。于是，有左袒文忠者，谓其请调北兵为文恭所尼，不得自行其志。此不然也。夫北之不利于南，犹南之不利于北。赤壁、淝水之往事不必言矣，近者辛丑浙东之役，上因浙抚之请，畀扬威将军陕甘劲兵二千，其后一败于慈溪，再败于乍浦，二千人几歼焉。以粤逆之悍也，而北窜之师两次穷兵，只轮不返。故知螳螂之奋，不足以当大车；抑亦刀斤之用，弗能良于迁地。

予反复推之，贼以土著之莠民，习知地形险易。故其圯地不避，能为倍道之趋；铤险不择，又得因粮之饱。是则才弱贼强，抑亦千古所同病。而事机之失，则冯云山、韦正被武宣绅民捕告，获其妖书符篆，械系狱中，而府县见其互控之词，以为怨家诬陷，卒令取保逸出。此道光二十七八年间事。至洪秀泉〔全〕踞于佛山寨中，杨秀清自郁林江来往勾结，亦在其时。故予以为乘丙丁阳亢之厄运。异日续柴望之丙丁龟鉴者，其必有取乎？

夫当其捕治之初，议者以为，彼怀贰而衅未成，我欲战而兵未集，万一有劫狱戕官之变，则补牢既已无及，歧路更复可虞。岂知纵敌患生，反速祸小？不权其轻重之数，一旦祸几

---

① 李星沅籍贯湖南湘阴。

② 周天爵籍贯山东东阿。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猝发，而欲制猛虎于决蹠之后、斗螫蛇于断手之时，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予综核其起事之始末，贼萌蘖于东而燎原于西，实以韦正、冯云山等为之向导，而杨秀清凭藉以为死党，洪秀泉〔全〕遥制以为外援。是则养痍讳疾，殆未可专诿之郑梦白、闵正凤一辈。而徐仲笙得马非福，养虎遗患，督师数年，但张大其擒灭艇、墟各匪之功，而于负匱揭篋之大盗，破其緘滕扃镳而出者，掩耳咋舌，莫敢谁何。秉国成者，咎将谁诿哉！

道光三十年冬，粵匪起事于桂平县之金田地方。

初，有股匪陈亚溃纠党扰及浔州<sup>①</sup>，官兵捕之急，乃逃入桂平县之罗绿山冈。时，署桂平知县李孟群督团长黎建勋等擒获于武宣交界之丛尾地方，解省斩之。

维时，据广西抚臣郑祖琛奏称：浔州府属之桂平、平南及郁林州<sup>②</sup>属，皆有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时，方简授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督师入粤。又起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统带黔兵，调湖南提督向荣统带楚兵，赴粤西会剿。盖其时粤西全省自桂林外无不被扰，而与东省交界之区，群盗如毛，此出彼入。文忠力疾就道，行至潮州而卒。张提军取道贵州，督同署镇远镇军周凤岐统带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

① 清代浔州府，治所在桂平，1913年废。

② 今玉林县。

百名，行抵柳州，而浔事日棘，西抚飞咨请驰赴浔州督剿。

十月，金田之匪欲勾合郁林大洋另股渡河北窜，官兵扼之于石嘴，击其南岸之贼，败之。金田匪自北岸赴援，而南岸贼已被官兵轰毙入河者数十人，其余溃逃者悉自上游偷渡，归并金田。

二十五日，提军自柳州感喘嗽疾，闻信趣令办严，将弁请留，不可，途中病剧，遂以十一月初七日卒于浔城。是时，平南、郁林之匪与金田合，老幼妇女悉被裹胁从行，贼势日炽。又于桂平南界之大黄江排列船只，以图一逞。提军既卒，周镇军统其军，驻师浔城。

二十七日，黔兵败绩于金田。时，逆匪闻官兵进剿，先窜入平南之思旺墟，副将李殿元等督兵跟追，贼佯败，巡检张镛首冲入队，忽贼分股扑回，张镛力竭被执，骂贼死之。该逆仍回金田。

是时，省中之兵移驻大湾，遏其要隘，而贵州周镇军派令副将伊克坦布等进攻贼巢。该逆分股迎拒，副将奋勇当先，毙贼多名，被贼重重围裹，往来冲杀，力竭死之。其以救护被戕及奋剿手刃数贼而死者凡九人。镇军驰往应援，救出被围之弁兵，与贼力战一昼夜，败之，贼始退至思宜渡口。

是役也，匪独黔兵为之挫衄，即本省兵勇之助剿者，亦相与谋坚壁之守，不敢易言死地矣。

初，前两江总督李星沅自金陵告养归，逾年，请奔成庙丧

入都，召见两次，旋里后具折谢恩，上方有向用之意，至是，因文忠卒，即其家起用为钦差大臣，受代督师；是时，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亦奉宣召入都，授漕运总督，值粤西事起，饬即驰驱前往署理广西巡抚；皆先后抵桂林。

时，南宁、太平<sup>①</sup>两郡，股匪四出滋蔓。文恭驻师于柳州，以捍蔽南路，进剿金田，议厚集兵力以攻之。而云南奉调之兵行至果化，遇贼接仗，阵亡千、把十员，迁延不至。惟向提军自楚出师，连剿武缘<sup>②</sup>、宾州<sup>③</sup>、庆远<sup>④</sup>之贼，又击败横州谢长腰四股匪，一月之间，四战皆捷。乃飞檄趣之赴浔。詎该逆闻各路之师将集，先期窜至大黄江，遂以江墟为负隅之固矣。

咸丰元年春，正月，金田之匪自焚其巢穴，出踞大黄江墟。江绕紫金〔荆〕、朋化诸绝巘，贼面水背山，恃以为固。

时，向提军已统楚兵至浔，滇之临元镇总兵李能臣亦以兵来会。合贵州、粤东及本省兵勇将近万人，并力进攻，由平南绕出贼后，分中左右三路直捣江墟。十八日，该匪亦分股迎敌，复暗伏地雷，诱官兵深入。我军初放连环枪炮，自辰至午，轰毙贼匪二百余名。该匪败退回巢，官兵冒险穷追，卒中贼计，三省两粤之将弁阵亡者十余人。是役也，督师以捷闻，而折将之咎不能掩盖，先胜后败，贼之狡焉以思逞者，未

① 清代广西太平府，治所在崇善（1951年和左县合并为崇左县），1912年废。

② 今武鸣县。

③ 今宾阳县。

④ 清代庆远府，治所在宜山，1913年废。

艾也。

二月，向提军荣督率各路兵勇，大败金田贼于大黄江口之牛排岭。

初，贼被官兵击退，弃江墟，窜入于牛排岭，恃险为巢，深沟高垒，以待我师之深入而歼之也。

初三日，提军派黔、滇兵扼于佛子口，自率楚兵八百名驰赴牛排岭附近之夹洲一带，该匪伪遁。时有新募之象州猺〔瑶〕壮，见守寨之贼无多，不知其为羸师之张也，乃倾营而出。方枪毙寨匪十余人，而贼于金匏村拥出二、三千人，直扑猺〔瑶〕营。官兵趋前策应，贼又分股来扑大营，云南武举李祥麟死之，广西游击福谦首先抵御，被贼以长矛洞其右胫。适梧州协兵丁抢护，立将该匪砍之，割取首级以徇于军。各兵勇遂乘胜击贼退焉。

提军闻之，知贼之必报也，乃饬诸军严为之备。贼果于初五日寅刻分三股出队，提军督各路兵分头策应，而令其子荫生向继雄另带提兵一千二百名由北路堵截。贼之大股悉藏在正南竹林内呐喊助势，而在外之游匪悉以牵制官军。于是，提军督饬各路兵勇专向竹林轰击。贼亦放大炮回拒。自寅至午，鏖战半日，盖官兵未尝蓐食也。贼败，全股由竹林遁去。前后共歼毙贼匪一千数百名，刀矛军械委地，又得其枪炮、藤牌、马匹无算。是役也，贼自踞金田以来，甫经大创，又散其胁从之党二千余人。然犹负隅于牛排岭，以图报复。

初六日，贼倾巢而出，提军先派候补知府刘继祖等在大黄江一带分路夹剿，焚其江墟之贼巢。

初八日，提军瞭见北岸之匪房屋被烧，夺其所恃，纷纷拥上江岸。我军亦迭施枪炮，沿岸追奔。提军当督同滇、黔镇将四面围剿，贼遂于是夜分窜新墟及紫荆山等处。于是，夺牛排岭，复纵火焚其巢，传令诘朝攻新墟。而贼已全股逸入于交界之武宣，则桂平为之肃清。

十七日，周署抚、向提军督兵攻贼于武宣之东乡，不克。

贼之窜武宣也，将自象州、修仁<sup>①</sup>、平乐北窥桂林。时，提军统各路兵尾追，署西抚周文忠自省亲赴武宣督剿。贼谋窜县城不得，遁回东乡。文忠与提军谋，恐贼以一股缀我，一股分窜，乃派兵赶赴象州，扼其西北。

是日，贼在东岭村滋扰。提军督同副将和春、都司邓绍良、郑魁士率提兵、楚勇亲往抵御，西抚自率兵壮二百名暨候补知府张敬修管带东勇二百名前往接应。贼自东岭分三股迎敌，提军趋中路，令楚兵、闽勇分为左右拒。未几，邓、郑两将身先士卒，皆中矛伤。贼遂由左右抄袭，冲入中军，管带闽勇之从九品吴贻书被戕，死之，闽勇遂溃。抚军手刃二人，迄不能止。适张敬修率东勇抢上，鏖战二时，贼始溃退。

三月初二日，官兵再攻东乡，不克。

<sup>①</sup> 1951年撤销，大部分并入荔浦县，小部分并入鹿寨县。

是时，各营将士皆不和，而专阃、专圻亦各存意见，不能相合。文忠见三省之兵持久而困，欲请调北方劲旅万人。而文恭以南北异宜，驰书亟止之。文忠不悻，乃单衔奏请，复引疾陈请开缺。文恭见武宣之势日剧，而中制之出多门，乃与抚军会衔奏请钦派重臣统领，以一事权，奉旨申飭。越日，始命大学士赛尚阿督师防堵楚、粤交界之地，而密旨令其驰赴广西军营接办军务。

时周文忠尚驻武宣，文恭商请移浔，而檄臬司杨彤如迅赴武宣，近受筹策，文忠不可。未几，而文恭病作矣。官兵顿于武宣，怯贼不敢进，文恭乃自柳州移营入武宣，以填抚之。以是月初四日抵县，病势增剧，奏请将钦差大臣关防暂交抚臣监护，遂以十二日薨于军。

时，周文忠已奉命着以总督衔专办军务，而升授顺天府尹邹鸣鹤为粤西巡抚，飭即驰驱前往。

初，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以上年入都请觐，召见十七次，指陈粤东西事宜，辞气慷慨。上令回镇。值西事日棘，乃命驰驱前赴粤西大营帮办军务。向提军新受委任，又经文恭遗折荐之。于是，赛相至粤，颇推心倚二帅办贼，军事稍稍复振。

夏四月，武宣东乡之贼窜入象州之中坪。

先是，贼在东乡，西抚虑其北窜，分派桂林兵及楚勇、瑶〔瑶〕勇漏夜赶赴象州，又经钦使遣贵州古州镇将统带黔兵扼其要隘。贼窥象州不得，乃东踞中坪，又分股在于百丈新

寨一带凭险树栅，相为犄角。官兵不敢击。都统既至，与向提军分守罗秀、桐木等处，步步为营，进逼贼垒。嗣侦知其铅弹稀少，至有用铜钱者，乃定计攻之。

五月初八日，都统自罗秀拔营，进扎独鳌山南之梁山村地方，距中坪四五里许；提军亦自桐木拔营至界岭，驻于中坪之东；云南昭通镇总兵经文岱及新授潯州府知府张敬修分扎于寺村、庙旺等处；皆不出十里内外。贼见我军层层布置，棋峙为营，此击彼救，声势相联，乃欲乘其进营之始，掩其不意而袭之。

马鞍山后有河一道，官兵营于河之西面山头。初九日，贼自对河东面山上摇旗出队，即时聚集四五百人，又先后布满山谷，约有数千，直逼都统大营。时，都统所统者，贵州三镇之兵皆在焉。都统飭令分路以堵为剿，旋令自带驻防之兵施放火箭，击退隔河之贼，各营始定。

初十日，贼分十数股渡河，直扑威宁镇营盘。三镇之兵排队而出，贼匪炮子如雨，皆伏地前进，未伤一人。都统自督旗兵，往来指麾，施放枪炮，中其山头之匪，及于望楼。贼众惊溃，遂大胜之。

惟西南山头之贼登高瞭望，贵州抚标中军马善宝等大呼，策马竞渡，都统止之不及，逾河里许，突遇西南山谷伏贼顿起，断其归路，与镇远、威宁标下两游击死之。都统督全军赴援，贼始解散。

维时，向提军自界岭堵其分窜。十三日，渡河追剿，自辰

至午，轰毙贼匪百余人，群匪始不敢渡河。嗣因缉获奸细讯供，知逆首洪秀全欲来扑营，提军饬严备之。

二十六日，贼果纠集四五千入，由中坪等处拥出。提军饬令投诚之陶昌培等出而诱敌，遂杀骑马贼三人，余匪奔溃。复分五路追斩俘馘，又分兵歼其苦瓜岭、西安村两股之贼。一日之间，三战三捷。

其寺村、庙旺一带之贼，则经镇军、张观察分路进剿，而抚军周文忠亲督之，以投诚二十余人作为向导，搜捕剿杀。又于十一二两日会剿百丈之匪，穷追涧谷，皆以短兵相接，前呼后应，遂将东南一面沿山抄袭之贼设计擒诛。惜所带桂平、平南之〔英〕勇，中路狂奔，遂使该匪未受创而解散。文忠深以为恨，据奏称：“四日之战，各营对垒，均有匪人暗伏，导之进退。杀之无名，留之滋祸。不得不仍行固守，以待新兵之集。”

至梁山村之战，都统亦以折将自请严议。然此一役也，将弁齐心，士卒用命，故能有进无退，善败不亡。自用兵以来，此其节制之有纪律者也。

六月初四日，赛相师次桂林。是时，象州中坪之贼探知大兵云集，命将禡牙，以彰天讨，闻之凶惧，不敢窥伺省城，意图回窜，遂全股逸入东南一带，则桂平复受其扰。

桂平之新墟者，当紫荆山之前路。迤山一带，则双髻山、猪仔峡、风门凹〔坳〕等处皆险隘之地。贼于初四日自中坪回窜，向提军由界岭督兵跟追，乌督统亦自梁山村拔营回剿。

该匪于初七、八、九等日越岭分走小路，官兵屡败之。贼至新墟，坚守不出。都统追及于大河之西岸，遂营焉。

秋七月，初十、十五等日，乌、向两攻新墟，不克。分遣麾下将弁夺猪仔峡、双髻山之要隘。

二十五日，新墟之贼乘夜劫提军大营，江南署泰州营游击袁贵奋勇击退，以追贼深入其队，为逆首杨秀清所执，骂贼不屈，死之。

二十八日，乌、向谋毁其近墟之贼巢，移营进逼。知府张敬修已先期堕其赤土村之垒、培，二帅遂乘胜派兵将罗村、桂村及小樟三村之贼房次第焚毁，毙贼百余人，皆在新墟之前路。

其后路则我兵夺据紫金〔荆〕山要隘。该匪遂于风门坳口筑垒安炮，又凿断山梁，为负隅死守之计。

八月初二日丑刻，我军分作三路，衔枚疾走，直趋山脚，天始黎明，各路枪炮齐施，并用火箭射烧贼棚及其望楼。自寅至巳，毙贼一百余人。贼弃隘溃走，我军乘胜追之，遂攻破风门隘〔坳〕口，据其要害。又追奔十余里，贼坠崖谷而死者，尸骸枕藉，其逃者逸入于古调村。副将和春等追至村前，贼自村后逃走。当将贼踞村庄全行烧毁，我军遂移营进逼新墟。是夜，贼翻山三次来劫我营，总兵长瑞、四川总兵刘长清督兵轰击，贼始遁去。复放火烧山，适东北风大作，忽改南风，反烧贼营。

次日寅刻，侍卫巴清德会同向提军方督官兵拔营前进，该

匪自朝至暮，屡出屡败。此后路攻破贼巢及移营进逼之情形也。

其前路则都统派令侍卫开隆阿会同滇将李能臣、浔守张敬修亦于是日进攻新墟。贼倾巢出战不胜，欲图他窜，复经兵勇全数截回，先后击毙贼匪五六百人。是役也，杨、韦等逆皆接战受创。而攻破风门坳时，则韦正之弟韦亚孙、韦十一皆毙于炮中。贼势渐蹙矣。

初九日，乌、向复分前后两路围攻新墟。时，探闻该逆有制造木筏由石嘴过河之信，都统激励将士移营前进，分派各路埋伏接应。该逆大股分作两路，连次冲突，经开侍卫亲放鸟枪，击其二贼，该逆始退。正我兵撤回之际，该逆复悉数来追。都统从容下马，以示镇静，遂回军奋击，败之。

其后路则巴镇军会同向提军分为左右拒，沿河而进。贼以三千人分七队自墟内倾巢而出，我军施火箭，焚其望楼，又焚其近墟之村落。

初十日，贼分五队占据山梁。提军等分路进攻，短兵相接，首毙其著名凶悍之执旗贼目一名，斩首三十余级。

十七、八等日，又分两路进攻，擒其伪司马杨继昌，讯得伪军师〔帅〕周锡能亦毙焉<sup>①</sup>。该匪坚壁不出，遂谋挺险之走。是时，提、镇两军截其北窜，竟以大雨被匪冲扑，突围径出，窜入藤县之和平墟。

<sup>①</sup> 周锡能于咸丰二年二月在广西永安州被杨秀清以叛变投敌罪处死。

二十日，该匪由和平取偏僻小道，翻山越岭而逃。乃飭新署右江道张敬修督兵跟追。二十五日抵大泽村，探知该逆已由大旺墟过河，分三路奔逸。皆行无人之境，攀山逾涧几二十道。贼遇官兵，则且拒且走，顷刻不见一人。及越岭一重，又见乌合之众，或骇或奔，追之不及。于是，官兵数日之间重趼不得息，掘芋充饥。行过大泽，始得乡民裹粮馈军。而是时，贼自平南、藤县一带故为多方之误，遂传言逆首洪秀泉〔全〕乘小船数十只将自蒙江窜回东省，纷纷为歧途之备。乃未几，而永安州告陷之疾置闻矣。

闰月初二日，贼陷平乐府属之永安州<sup>①</sup>，代理知州及平乐协副将皆死之。

贼之逸新墟而出也，各营主将皆被严议。而乌都统方剿其前路，贼自后突巴、向之围而出，故都统一军独完。于是，自新墟拔营，督同贵州镇军秦定三及开侍卫、经总兵，先击其分窜之贼，欲迫之城中，围而歼之。

初四日，官兵轰毙州城外各匪一千余名，并击毙红衣黄帽骑马之贼首，生擒二十四人。贼众大溃，闭城拒守。

十一日，又诱贼至米岭地方，毙其先后之拒者、援者又近千入。

是时，三路之贼皆受惩创。上嘉其屡著战功，不避艰险，

<sup>①</sup> 今蒙山县。

特恩赏穿黄马褂。时，向提军、巴都统皆以病请赏假，不能督战。乃议休息将士，以待大举。

冬十月，都统会督各营兵分路夹剿。初三日，官兵伏地雷击贼，败之，歼其穿黄缎战裙之伪石元帅一名。十八日，派副将常禄等攻贼之南，都统自督兵攻其北，又击败莫家村之贼，焚其屯粮。

十一月，都统自率锐师攻水窠村之贼，毁其坚垒。各路兵勇齐进，先后毙贼五六百名。是时，向提军新愈，移营凉亭，遂与都统合力大举，订期南北会剿。

十二月，向提军攻北路，都统督同张观察统带之东勇攻其南路，迭用二千斤大炮乘高轰击，打入贼巢。都统又乘胜击败水窠、莫家村之贼。自初二日至二十五日，两路共击州城内外贼，接仗十余次，皆败之。于是，赛相请亲赴永安督师，移营于距州城之三里地方，谋设长围，断其饷道。时，贼被困在城，外援渐绝，自此复萌窜志矣。

二年正月初一日，向提军自督镇将攻贼之西炮台，东炮台诸贼分股救援，败之。

初二日，东、西两炮台之贼合力抵御。参将马龙督兵追击，额被枪伤，犹能驰马大呼。我兵先后并进，败之。

初三日，再攻东炮台，诱红庙之贼出巢而击之，短兵冲杀，呼声震天，立夺其小炮台一，毁为平地。是日，乌都统自攻水窠回，旋于西炮台之南，袭其贼寨，抬枪、火弹并发，毙贼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多名。于是，张观察等乘胜筑营于松山，起炮台于岭上，又于独山庙及古眉峡口等处立三大营，直逼州城。贼势日蹙。

初八日，贼于隔岭筑墙立营，东勇直前，以火罐烧其营内之贼，遂踏平之。

十二日，红庙等处之贼冒雨扑我新营，亦击退之。

是时，贼之炮台、望楼适为风雷击毁两处，观者以为神人之共愤也。惟十围五攻，我已操其全算。而两月之战，仅足歼其外援。盖大帅之意，欲以持久者困之，使其粮尽援绝，束手就擒，此亦亚夫以梁委吴之计。而讷知困兽之斗，欲求其生，不得不致之于死地。况一时之将，其能持不共之仇、誓剪灭此而朝食者，不过乌都统一人。向提军之才足以办贼，而自谓统帅不能尽其力。其请病也，有怨望焉。君子是以知贼之不终灭也。

二月十六日，永安之贼乘夜烧毁官廨、民房，突围北窜，官兵溃焉。

是时，赛帅在阳朔，向提军就之取进止，而乌都统一军当州之南路。于是，贼掩其不意，冲击官兵而走。镇、协、参、游以下追贼于龙寮岭、古束等处，阵亡数十人，天津镇总兵长瑞及其弟总兵长寿皆与焉，故殉难大臣塔思哈之子也。

省中初不意贼至，及闻抵临桂之六塘，始行戒严，而贼已于月杪先后抵城下。幸向提军自阳朔闻之，由荔浦兼程前进，而乌都统亦自永安追贼至省，相与登埤守御，人心稍定。

三月初一日，贼营于省之西南文昌门外之象鼻山，俯瞰城中，实据建瓴之势。适乌都统追贼至省，顾而叹曰：“此战地也，而令贼先得之，是长城之险与我共之矣！”遂督兵攻象鼻山，贼迎战于将军桥，官兵失利，都统中伤，铅子不得出，遂回阳朔治创，越二十日卒。

向提军绕出贼前，先一日到。贼不知，是夜有呼于门者曰：“提督至矣。”门者知其诈，不得入。提军自城上大呼击贼，贼始退。

是时，贼在象鼻山安设大炮，向城中各衙署昼夜轰击。又连攻西北之丽泽、西清、伏波等门，不克。乃多制吕公车，高与城齐，四轮，飞拥距堙而蚁附之。

时，省中各路兵已逾二万，益以绅民团练之勇又数千人，而抚军一意主守，惟督饬乘城之士卒日夜击刁斗，举烽燧，以防贼之冲突。又自募本省勇五百人，以为左右亲兵。城中勇日骄，赏日厚。而城外之兵奔命渐疲，亦谋为坚壁之守以困之。故一月之间，历水陆二十四战，未尝一创贼也。贼攻省三十三日无所得，亦以此不遇大敌，完队还师，故其狡焉思逞之志不少挫。省垣未及解严，而兴安、全州相继告急矣。

是役也，逆首洪秀泉〔全〕拥五千人冲出永安，官兵追御于郁丛山，获洪大全，解至阳朔。大全即伪号天德者，亦逆党之魁。而是时，护贵州镇总兵某奉调迎剿，贼至不截，贼去不追，遂以此长驱至省，莫敢撻其锋。洪大全以迷路被擒，仅